

我乡风物

大谷梨寻源

□ 李艳霞

梨被称为水果中的“果宗”，旧时称鸭梨为雅梨，所以，梨也是果中雅品。

洛阳是梨属植物的中心发源地之一。毗邻大谷关的一个生态园，金秋时节，各品种的梨已经成熟。其中一种红梨，色泽红润，口感酥脆，汁水饱满，名曰大谷梨。其实大谷梨的名气可谓赫赫，曾在古代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和传说中频频出现。

追根溯源，要从大谷关说起。大谷旧名通谷，位于寇店水泉村，处嵩山西翼与万安山主峰东麓间，仿若汉魏都城正南一道天然屏障。当年，孙坚讨伐董卓，就曾兵出大谷。大谷梨最有名的出场方式当在潘安的《闲居赋》里：“张公大谷之梨，隰侯乌棣之柿，周文弱枝之枣，房陵朱仲之李，靡不毕植。”这些水果光听名字就觉十分贵气，正是当时的名贵水果，属贡品级别。此赋让张公大谷梨声名鹊起，潘安也顺水推舟接受此梨的又一名字：潘家大谷梨。

对于《闲居赋》中的“张公大谷之梨”，后人注：“洛阳有张公居大谷，有夏梨，海内唯此一树。”句中的张公，据说是道教始祖张道陵，那如何来到洛阳了呢？传说他属神童级人物，七岁便解《道德经》，长大后通晓天文地理河洛讖纬，可谓超级学霸，年纪轻轻便有学生千人。他二十六岁官拜江州令，但不久就辞官而去，来到洛阳隐居北邙，潜心修道。当时北邙绵绵，洛水汤汤，当他走到大谷时，就被眼前风景所迷醉，居于此间数年，并种下一株梨树，用大谷的泉水浇灌，厚土培植，从此便成就了梨中上品——张公大谷梨。

五代南唐时期，有一场著名的夜宴，通过一幅画

被记录下来。画者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御用画师顾闳中，当晚宴会主人是韩熙载。那晚韩府里丝竹管弦盈耳，佳人丽影，载歌载舞，文化界及官场名流纷纷前来，当属高规格的聚会，于是便有了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。既然是夜宴，那怎么能少得了美酒香茶果品，画里矮桌上只放着八样食物，其中就有一盘张公大谷梨。何以证明这就是大谷梨？要以当晚来参加宴会的另一个人徐铉所作的《赠陶使君求梨》求证：“昨宵宴罢醉如泥，惟忆张公大谷梨。”这场夜宴让被邀请者都很满意，乘醉而归。但这个徐铉倒是有趣，他酒醒之后想起的不是哪位姿色绝美的女子，而是张公大谷梨。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原迹早已失传，存世最古的一件摹本，有说作于北宋，有说作于南宋，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多风雅隐士，庾肩吾有一首《寻周处士弘让诗》写道：“梨红大谷晚，桂白小山峰。”“梨红”一词，很明确地写出了大谷梨的颜色，满山谷成熟的梨子黄里透红，清甜诱人，山坡上绿树缀满洁白小花，浓香四溢。

唐玄宗年间，每年都要在农历四月初一祭祀祖先之后大摆樱桃宴，遍赐群臣。王维现场赋诗《敕赐百官樱桃》大加赞美，后来王维的好友崔兴宗和了一首诗，其中写道：“未胜晏子江南橘，莫比潘家大谷梨。”崔兴宗胆子够大，皇帝宴请吃樱桃，他却说樱桃比不上江南橘，更比不上大谷梨。

张公大谷梨一度杜康酒齐名成为待客佳品。诗圣杜甫的《题张氏隐居二首》写道：“杜酒偏劳劝，张

梨不外求。”意思是，酒是杜家的专利，梨可是张家的最好。到了宋朝时，胡寅写了《和叔夏视获三首》：“岂愧石兄推竹弟，聊斟杜酒破张梨。”也在诗中借用了“杜酒”和“张梨”的典故。

梅尧臣在二十九岁时调到河南任河阳县主簿，河阳离洛阳很近，所以他写的《送红梅行》有诗和依其韵和里同样写到了张公大谷梨：“吴郎齿软食不得，翻忆张公大谷梨。”吴郎年老，牙齿松动，看到好吃的东西却不能吃，因此想起了大谷梨。《洛阳伽蓝记·报德寺》里曾有这样的描述：“有大谷含消梨，重十斤，从树着地，尽化为水。”当时的大谷梨，已经被视为珍果，但所说的十斤以现在的计量单位算，最重也就二斤，落地便化为水，就算没有牙齿，也易消化。拥有丰富汁水的大谷梨包含了多种维生素，降火润肺、止咳化痰，最适合秋冬季节食用，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药食同源。宋人刘子翥《咏梨》写道：“旧有佳名传大谷，谁分灵种下仙都。蔗浆不用传金碗，犹得相如病少苏。”这首诗中，用“佳名”和“灵种”来称颂大谷梨，把大谷梨的种子比喻成仙界之果种，在大谷关成就佳名，让人心生无限遐思。

梨生大谷，正是因为历史上的文学艺术作品，奠定了大谷梨的地位和如今的时代价值。为使当代人能够重赏中盛品，千年后的今天，大谷关旁的一个生态园广植张公梨，衍生出大谷秋梨膏、秋梨茶等产品，并建造了大谷红梨博物馆。张公大谷梨，从久远的诗篇、画作中重回人们视野，让乡村文化振兴的道路更宽、更广。



大槐树下

高晨奇摄于寇店韩寨

至爱亲情

淡定的外婆

□ 张炳辉

第一次跟着妈妈上外婆家去我刚满月，奶奶说，是叔叔抱着送去的。

外婆家住在万安山的那一边，翻山越岭要走很远。盛夏季节，艳阳高照，没有给孩子脸上盖个毛巾，一路走来，晒成黑炭，失去了我们家孩子应有的风格。

奶奶跟我讲起这事仍带着责备的口气，其实我那时已经四五岁了，黑不黑的跟太阳没有关系，再说，叔叔那时也才刚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，不能怪他。奶奶口无遮拦只管到处说，给了我不小的压力。偷偷去照镜子，感觉确实不够完美。

奶奶心里愁云密布，家境不好，孩子再长成这样，怕是将来讨媳妇都成问题。村里一个坏青年就曾当着我的面跟妈妈说：“奶奶，我小叔长的可真够不美啊。”吓得我每次见他总是躲在妈妈后面。

外婆不一样，她是那种天塌下来依然会呆在厨房里做饭的人，我的黑不黑对她来说根本不是问题。我生来瘦瘦小小的，妈妈身体也不好，外婆过来照顾我。外婆和妈妈一起做饭，我在一边拉风箱。妈妈说我乖，听话，凡事说上一遍就能记得住。外婆说，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，娶个媳妇当医生，脾气好，不给孩子气受，生个病也不怕。

我想外婆是被我生病吓坏了。不过也确实是凶

险，发高烧，烫得我迷迷糊糊，舌头是苦的，鸡蛋面条吃下去就吐，满地秽秽。外婆抱着我摇啊摇啊，一直到我沉沉睡去。

可惜的是，外婆家离得太远，有外公，有农活，有家务事，还有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要她操心，我也只是在春节和夏天西瓜成熟的时候才能见到她。孩子们每年正月初二穿戴整齐，挎上篮子，带着礼物跟着妈妈去见外婆，是老家雷打不动的风俗。出门沿着羊肠小道一直往南，下到沟底，爬上山坡，翻过万安山，穿过范家坟那片郁郁葱葱的柏树林，远远地就能看到头戴纱巾站在村头眺望的外婆了。

村里很热闹，来来往往的孩子，都是来看他们外婆的。哥哥们轻车熟路，算是老司机，很多孩子都认识的。我是新丁。从记事的时候起，我就朋友少，爸爸说是孤僻，不合群，弄得我愈发地不想见人。

我有一本精致的小图书，是爸爸送的。厚厚的，闪闪发光的油光纸，全是北京的风景照，有天安门，故宫，人民大会堂，景山公园，天坛，颐和园，还有那种两辆连在一起的长长的公交车。吃完中午饭，哥哥们出去找朋友玩，我呆在家里一边翻看我的小图书，一边听外婆，妈妈和小姨说话。

小姨抱怨舅舅搬弄是非，跟外公，外婆吵架。外婆说：“大过年的，不说这些，你哥结婚有了孩子，那

是自己一家人，他有心不用你说，没心说了也白说，平白无故生闷气。”

妈妈打发我到外边去玩儿。村口几个孩子，趴在地上弹玻璃球。看着他们玩儿，心里痒痒的，可惜不认识。一个孩子走过来，盯着我手里的书看了一会儿，递给我一个玻璃球说：“想玩儿吗？那你得把你的书给我们看看。”我犹豫了一下，点点头。玩了一会儿，孩子们一哄而散，我才发现我的小图书传来传去已经不见了踪影。

闷闷不乐回到家，跟外婆妈妈小姨讲起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，觉得自己太笨。书肯定是找不回来了，我连那些书是谁都不知道。外婆帮我擦擦眼泪：“这些都是好孩子，以后地里翻土坷垃的命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不要去招惹他们，他们不是你的朋友。”

妈妈也安慰我：“你长大了会有自己的朋友，和你一样的人，不用你花心思去讨好的。”

远离是非之人，这是外婆和妈妈给我上的人生第一课。只是在许多年后我才真正懂得。

后来妈妈生病，外婆生病，我离家去读书。妈妈筹钱给外婆看病，她自己却不幸先于外婆离开了我们。

外公去世后，舅舅把外婆推给小姨照顾。外婆帮着小姨照看表妹，操家务，养鸡，养猪。小姨和姨父有钱时，带外婆去看病住医院，钱花完了，再把她从医院接回家。外婆安心地住院，也安心地回家养病。

外婆没有文化，她生活的空间只是在老家那片山峦起伏、小河潺潺的土地上，却可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外婆90岁去世，她活出了从容和淡定，一个让我怀念的一生。

它将陪伴你度过你生命的一段长度，哪怕只有几个小时。在你放下手机，连带那些尘事，静心走进它，你跟作者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，会带来极致满足的精神享受。

之前读书，老觉得书得从头往后读，一个字不能漏，每句话都得看。终于，长到这么大，实现了阅读自由，懂得了读书是为我所用，我怎么开心怎么读，可能这本书只有一页，甚至只有一句话对我有用，拨动了我的心灵，给了我灵感，它已经值了。像很多人将《红楼梦》作为枕边书，临睡前随意翻开读上几页，合书睡觉。这才发现，没有压力的读书，才真正能得到阅读的愉悦。

读书的收获那么多，怎么留得住呢，一刹那的感悟稍纵即逝，有用的知识层出不穷，那就去做记录吧。将阅读跟自己做个联结，把书读成自己的，把你的感动、你的体会、你的收获讲出去、写下来，这也是我一激动开了个公众号的初衷，既是强迫自己做个记录，也是给自己的思想一个空间。

光阴故事

房檐滴水

□ 杨彬

“大宝，买个电动轮椅吧？我出来进去不方便。”大热天，村口泡桐树下，陷在窟窿椅里的发叔对儿子说。发叔脸色蜡黄，语气轻得仿佛来一丝丝风就飘走了。

本已剥完豆荚的兰婶闻言，身子又落回石墩上。强叔几个爷们儿弹着烟灰，也刹住胡侃乱聊的劲头。

大宝正逗着怀里刚过百天的儿子，头也不抬，蚊子哼哼般说：“买啥买，一千多一个，你还能坐几天？”

声音不大，可大伙儿都不聋。

兰婶张了几张嘴，最终拍拍衣襟，忽地起身端起豆荚就走，自家那扇大铁门，被她关得山响。

强叔用力把烟屁股踩灭，说：“散了，散了，回家吃饭……”树下，只剩下发叔，哼哼唉唉个不停。

兰婶出来扔垃圾，发叔的胸脯仍旧起伏着，像灌进去了扬子江——这是前几天，兰婶气鼓鼓给我妈讲的。

我妈复述时，情绪波动并不大，这不合理。反而是我，对大宝有点儿“刮目相看”。

大宝比我大三岁，看人从来不敢正眼，看见张牙舞爪的发叔，更像老鼠见猫。长到七八岁，他爸一声吆喝，他依然能吓尿裤子。我妈摇摇头，说，世道轮回，猫老不避鼠啊。

大门外，落下一阵急雨。我妈像是自言自语，不怨谁，世间之事，大多是“房檐滴水照行”。

现在，家家户户住楼房，过去大多是瓦房，一到下雨，房檐上像落下一挂雨帘。雨水顺着瓦楞，或如珍珠断线，或如瀑布倾泻。或滴滴答答，或呼呼啦啦，甚是好看好听。讲究的人家，屋檐下会铺着一排青石板或青砖——怕冲坏了墙根。长年累月，青石板或青砖上，呈现或深或浅的石窝窝——这是水

滴水穿石的见证。

雨天出不得门，我就蹲在门槛上，看石窝窝里水花进溅的样子；也曾捉来蚂蚁，放到石窝窝里，幸灾乐祸地看它们惊慌失措、辛苦跋涉；石窝窝还是我的“试验田”，丢下几粒麦子，没被蚂蚁搬走的，居然也能生出白而长的须根……感谢我妈，一句话就把我带回童年的旧时光。

发叔生病后，浑身疼，睡不着就整夜吆喝，惊得四邻不安。大宝开始还照应下，后来也就习惯了。

我妈说，无情的不是岁月，是人心。

三十多年前，发叔还年轻，一身力气。六月的一个晌午，太阳底下，他母亲发奶用拐棍杵着地面，歪着嘴吆喝：“发，老热，给我挪挪，挪到凉阴儿——”

几只麻雀，扑棱棱飞上了墙头。发叔赤着脊梁，正在院子里晒洒油菜籽。

发奶喊急了，发叔这才抬起头，目光和吼声同时扑向发奶：“你都不会等等？挪，挪，一会儿我给你挪到北京！”

听见独生儿子发火，发奶不再吭声，她垂下雪白的头，望着明晃晃的地面。她喉咙里发出的哀叹，一声接一声，令人心酸。那年，发奶刚七十出头，自从摘南瓜摔了一跤后，就失去了自由行走的能力。

她的宝贝孙子，十来岁的大宝，正在屋檐下啃西瓜，也学着发叔的口吻说：“挪，挪，挪到北京……”

等发叔把几布袋油菜籽摊完，他妈都快晒成老干婆了——左邻右舍，数十年来，都这样讲。当然，要背着发叔一家。

见我沉默，我妈问我信不信，不管好传统还是瞎传统，都会遗传。

我当然信。

门外，雨仍在下。偌大的雨滴砸在水泥地上，溅起一个又一个水花……

历史钩沉

“梁财神”的故事

梁作焕，乳名梁才，后来人送外号“梁财神”。诸暨梁村人。1887年生，1966年病逝于西安，葬于梁村西北郊，终年78岁。

梁才幼年丧母，家境贫寒，但少有大志。在义学读书两年。8岁时听闻北宋大儒邵雍后裔邵牧之为清封世袭五经博士，很有学问。便亲赴其驻地安拜谒求学。邵问：“读书为何？”梁答：“为天下太平。”邵奇之，破例收其为徒。因其勤奋好学，速通四书五经。

1903年，年方16岁，考中秀才。两年后，清废除科举，断了梁才科考获取功名之路，他决定弃文从商，听说甘肃、青海、新疆盛产虫草，就远赴西北，从事采药事宜。

1909年，梁才回到洛阳，在牛市街开了一间商号，名为“达信长”。商号开不久，梁才就出资在门前凿了眼井，水质甘甜。免费让人们取水，解除了街道居民花钱买水、车马店饮马用水之困。此井被命名为“义井”，井盘上刻有邵牧之的题记。梁才发达后，人称“梁财神”，此井又称“财神井”。

清末民初，河南多战事，商贾多避乱歇业。梁才却处变不惊，携巨款赴上海，订购包销当时滞消的袜子、毛巾床单等厂家的产品。数月后，战争稍停，内地客商云集上海购货，梁才就地转卖，赚了多少钱。

1920年9月，军阀吴佩孚率部进驻洛阳，梁才却处变不惊，携巨款赴上海，订购包销当时滞消的袜子、毛巾床单等厂家的产品。数月后，战争稍停，内地客商云集上海购货，梁才就地转卖，赚了多少钱。

两年后，梁才又在西安购置大片荒地。事有凑巧，国家在西安建火车站，正好站址选在这片荒地上。梁才又赚了一大批钱。

1924年，直奉开战。梁才估计战争持续时间一两年，且冬来极寒。鉴于交通不便，商路不通畅，从春天开始在豫西、陕南大量收购皮毛、棉花，在嵩县车村建大型服装厂，生产皮帽、皮靴。

当年年底，国民二军得胜，进驻洛阳。天气奇冷，士兵不敢出门，无法采购冬衣。这时梁才将皮袄、皮帽、皮靴运至洛阳。一跃成为中原首富。

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，梁才的商号遍布洛阳、西安、北京、上海、徐州、蚌埠等城市。同时，他在各地广置房产土地，人称千顷户。

从1937年7月抗战爆发，到1944年5月洛阳沦陷前，梁才先后将郑州、开封、北京、上海、徐州、蚌埠等城市的商号、地产卖掉，以此资金尽冲抗战之资。1944年5月，日军进犯洛阳，守军物资奇缺，梁才找到城防司令武庭谦，愿将全部家产充军。同时带领商号数百人负责后勤供应，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梁才热心公益事业，在洛阳、滎池、渭南等地兴办兴平仁心书院、三原清麓

书院、渭南宗圣精舍、洛阳象庄宏仁分舍、灵峰分舍等。从1936年到1948后，每年都有200多穷家子弟上学，免费食宿。

1935年，梁才之父被土匪绑架，无奈进破庙祷告：父若能安全回家，誓翻庙宇。恰与军队剿匪，土匪只顾逃命，丢肉票，其父突然还家。梁才大启土木修庙，声势浩大，轰动城乡。行政督察专员兼洛阳县长王次甫闻讯，即召见梁才，晓以大义：修庙不如办慈善事业，把全县流浪的乞丐全包养起来，就是万象生佛。梁才从之，办起“救济院”，收容全县乞丐，供吃住。十岁以上儿童，教其学织毛巾、打算盘、读书。

梁才仁慈，乐善好施。每逢荒年，常指囷倾仓，拨粮赈之。还在洛阳老集、南关以及西安等地设粥场救济穷苦灾民。平时，遇到穷困之人就解囊相助。至今乡间还流传着这些故事。

一次，梁才见到下庄王同祥（给他家干过活）在街上要饭。他就直言劝诫：“年轻少壮的不会做点小生意，出来要饭。”王说：“没本钱。”梁说：“你等着，我给你取点吃的。”梁取了一大块红薯，说拿回去劈开吃。王回家劈红薯做饭时发现里面有四块银元。王以此为本，挑碗卖碗。逢人便说是梁才给他的卖碗本钱，感恩颂德。

康庄马慈中租种梁才家三亩地，因灾欠收，两年没交租了。这年地里种了烟叶，准备卖钱为儿子办婚事。梁才得知后，叫侄儿长有去讨租，并交待“把烟交了，不够也算清帐。再给他捎去一百元为他儿子完婚用。”长有除了照办外，又给马留了两捆自己吸的烟叶。马感激得热泪盈眶，说：“梁才真是善人。”

谭翟村私塾先生高成章，与梁才素不相识。1942年灾荒，高贫困交加，连五、六斤玉米都没钱买。梁才闻讯，托人给他捎去2000元，高感激得不知所措：“梁才教我与水火，真善人也！”

梁常说：“善欲人知，不是真善。恶恐人知，便是大恶。”

在康庄，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梁才的离奇传说：一日梁才由洛回家，行至伊河北岸康庄河口，遇到一位摆摊看相的算命先生。先生看了梁才，暗叹曰：“阳寿不长矣！”待梁才返回洛州，行至伊河南岸河滩时，发现一个小水洼中积聚了许多蝌蚪。当时红日当空，水将干涸。梁才于心不忍，脱下礼帽，将蝌蚪全数盛到帽中，送往河滩放生。然后过河，行至北岸，又恰遇那位算命先生。先生看了梁才面相惊奇地问：“您做了什么好事，积了阴德竟然增添阳寿？”梁才说：“只是救了一注蝌蚪。”当时，梁才五旬，后78寿终。后人也有诗叹曰：

梁公财神，富甲多仁心。缘救小生灵，却灾添寿辰。人生尘世上，善恶果由因。诚行善举者，天然福寿臻。

（节选自2015年梁村党支部和居民委员会所编的《梁村志》）

开卷有益

读书这回事

□ 崔佳宁

小时候，家长总是说：你要多读书，读书能长见识。就囫圇吞枣地读，尤其是自己在家又没电视看的时候，闲得五脊六臂的，总得打发时间啊，那就看看有啥意思的书吧。书架上有啥有啥，资源实现有限，就把几本喜欢的读很多遍，在初中高中时，好像把《穆斯林的葬礼》看了十遍。

慢慢越长越大，进了大学，按说是大有机会读书的，那么漂亮的图书馆，那么种类齐全的书，可玩心太大，没能珍惜；直到后来工作，以太忙为借口，多达十年几乎没有看过书。只有在怀孕期间打发时光，看了《盗墓笔记》，以此做胎教也不错，老大心理素质很好，烟花崩于前而无动于衷。

真正想要读书，大概是从去年开始，因为孩子上小学不太适应，就去参加了家庭教育的学习，也开始尝试去传播家庭教育，深感自己的不足，学习热情被全面激发。2020年算是我的成人学习元年，大概读了25本书，离每周一本的目标还有不小差距。在这集中读书的时候，有时在想，我为什么要读书呢，有几点感受——

当你发自内心的想要去读一本书时，拿到那本你精心挑选的书，有的还是在网上买的，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等待，看着它如初恋般来到你身边，你对它是否充满了期待，当你的手触上封皮，是否会对你跟它将要开启的灵魂交流有所憧憬，有所向往？